

From “scores” to “growth”: The conceptual reshaping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value-added evaluation in rural small-scale schools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Jisheng Wu

Changsha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100, China

Abstract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has posed revolutionary demands on th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 shift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sele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promo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Due to their student demographics and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rural small-scale schools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value-added evaluation and its adaptability in rural small-scale schools, and to construct a “four-dimensional integrated” value-added evaluation mechanism centered on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incorporating the five aspects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aesthetics, and labor.” This mechanism focuses on four dimensions: concept reshaping, indicator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application transformation. It aims to solve the evaluation challenges faced by rural small-scale schools, scientifically measure their educational “value-added” effects, and thereby guide schools to focus on students’ individual progress and comprehensive growth,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al ecology, and contribute to educational equit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Rural small-scale schools; Value-added evalua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从“分数”到“成长”：“双减”背景下乡村小规模学校增值性评价的理念重塑与机制创新

吴计生

长沙师范学院，中国·湖南长沙410100

摘要

“双减”政策的深入推进，对教育评价体系提出了革命性的要求，即从传统的选拔、甄别功能转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功能。乡村小规模学校由于其生源结构与办学困境，在“双减”背景下面临着重大挑战。本文旨在探讨增值性评价的理论内涵及其在乡村小规模学校应用的适配性，构建一套以“学生发展”为核心、融合“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四维一体”增值性评价机制。该机制通过理念重塑、指标重构、技术赋能和应用转向四个维度，旨在破解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评价难题，科学度量其教育“增值”效应，从而引导学校关注学生的个体进步与全面成长，促进乡村教育生态发展，助力教育公平和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双减；乡村小规模学校；增值性评价；机制创新

1 引言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1]，标志着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双减”的核心要义不仅在于“减负”，更在于“提质”，其根本目标是重塑教育生态，回归教育本真^[2]。这一系统性变革的深化，教育评价这一“指挥棒”必然需要根本转变。然而，在当前的教育实践中，尤其是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以分数和升学率为主要依据的终结性评价体系仍然根深蒂固，这与“双减”的育人导向形成一定的矛盾。

【基金项目】2023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双减’背景下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增值性评价的机制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3C1095）。

【作者简介】吴计生（1978—），男，中国湖南娄底人，硕士，讲师，从事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研究。

随着中国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公平且有质量”为导向的“优质均衡”成为新时期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和

目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3]。乡村小规模学校指不足100人的村级完小和教学点,具有“学校小、教师缺、学生少”等“小规模”特性^[4],也面临师资力量不足、教育资源匮乏、生源基础薄弱等现实困境。在乡村教育传统评价标准下,它们的学业成绩输出往往不尽如人意,导致教师职业倦怠感增强。这种评价模式忽视了学校在学生原有基础上的努力和贡献,无法公正地衡量其办学质量。

因此,“双减”背景下,构建符合一套乡村小规模学校教育贡献的评价体系,已成为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增值评价”的理念是建立在学校可以增加“价值”到学生的学习成就这一假设之上的,而“增值”表示学校所加诸学生身上、使其学习成绩超过一般期望成绩的额外部分^[5],其核心理念在于衡量教育对学生发展的“净效应”,而非仅仅关注学生的绝对水平。它强调“过程”与“进步”,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这与“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个性化发展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6]。本研究旨在立足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现实土壤,探索构建一套系统化的增值性评价机制,以期破解其发展困境,激发其内生动力。

2 增值性评价理论与乡村小规模学校的适配性分析

增值性评价试图分离出学校和教师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排除学生家庭背景、初始学业水平等相关因素的影响,有如下以下几个特点:

公平性与科学性。传统评价将不同起点的学生置于同一标尺下衡量,对生源基础薄弱的学校(如大多数乡村小规模学校)显然是不公平的。增值性评价通过比较学生“输入”(入学时的水平)和“产出”(一段时间后的水平),计算出“增值”量,从而能更公正地评估学校的教育效能^[7]。

发展性与导向性。增值性评价关注的是学生的成长轨迹和进步幅度,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性的评价。它引导教师和学校将目光从少数优等生转向全体学生,尤其是那些起点较低但进步显著的学生,这有助于激发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潜能,符合“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

诊断性与改进性。通过对增值数据的分析,学校可以识别出哪些教学策略、课程设置或教师干预对学生成长最为有效,从而为精准教学和学校管理改进提供实证依据,实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的目标。

根据增值性评价理念及乡村小规模学校特点,在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增值性评价有如下适切性特点:

一是小班额优势。乡村小规模学校班级学生人数少,教师对每个学生的初始情况、学习过程和发展变化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为收集过程性数据、进行个性化分析和干预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是“兜底”功能凸显。乡村小规模学校承载着大量

学习起点较低、家庭支持不足的学童的教育任务。其最大的价值恰恰在于为这些孩子提供了成长和进步的平台。增值性评价能够有效彰显学校在促进学生发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方面的巨大贡献。

三是内生动力激发需求迫切。乡村小规模学校长期处于评价体系的末端,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教师和管理者亟需一种新的评价方式来认可他们的辛勤付出,增值性评价带来的正面反馈能够极大地提升其职业认同感和工作热情。

三、守正创新:构建“四维一体”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增值性评价新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双减”政策对“五育并举”的强调,本研究提出构建一套“四维一体”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增值性评价机制,即以“理念重塑”为引领,以“指标重构”为核心,以“技术赋能”为支撑,以“应用转向”为归宿,形成一个闭环优化的生态系统。

3 评价理念重塑——从“唯分数论”到“成长导向”

机制创新的首要前提是评价理念的根本性转变。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家长乃至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评价观念上需要理念重塑,具体如下:

一是评价目的重塑。要明确评价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横向排名和选拔,而是为了诊断学生的学习困难、发现学生的潜能、改进教师的教学策略以及优化学校的资源配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评价也是服务,即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和教师的专业发展。

二是评价对象的重塑。评价的对象不仅仅是学生,更是学校和教师的“教育行为”。增值性评价评价的是教师“教得怎么样”,学校“办得怎么样”,而不仅仅是评价学生“考得怎么样”。

三是关于学生、教师成功观念的重塑。每一个在原有基础上取得显著进步的学生都是成功的,每一位帮助学生实现最大可能发展的教师都是优秀的,每一所让学生“低进高出、平进优出”的学校都是优质的。

4 评价指标重构——从“单一成绩”到“五育融合”

“双减”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因此,增值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必须超越单一的学业成绩,构建一个全面、综合、可测量的评价指标体系。

第一个评价指标是学业成就增值。不仅要关注主科成绩的提升,还应采用更科学的统计模型(如分层线性模型、回归模型等),剔除学生个体和家庭背景变量的影响,精确计算学科知识的“纯”增值。同时,应引入课堂表现、作业质量等过程性数据。

第二个评价指标是核心素养增值。通过项目式学习、研究报告、课堂观察量表等方式,测量学生在批判性思维、

创新能力、沟通协作能力等方面的变化。这些素养的增值更能体现教育的长期价值。

第三个评价指标是身心健康增值。建立学生身心健康档案。通过体质健康测试达标率的提升、心理健康量表的积极变化、参与体育活动时长的增加等数据,量化学生在身体素质、情绪管理、抗挫折能力等方面的增值。

第四个评价指标是美育与劳动素养增值。记录学生参与艺术社团、美育实践活动的情况,评价其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力的提升。通过劳动实践清单、技能掌握评估、劳动习惯养成观察等,评价学生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和劳动品质的增值。

第五个评价指标是品德行为增值。建立学生品德行为观察档案,通过教师、同学互评以及学生自我评价,结合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班级集体活动等的表现,评估其在责任感、诚信、友善、集体荣誉感等方面的进步。

5 评价技术赋能——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

在资源有限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技术的合理应用是实现增值性评价常态化、科学化的关键。

一是构建简洁的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乡村小规模学校无需追求昂贵复杂的大数据系统,可以利用现有的教育信息化平台,或开发简单的、基于云端的电子档案袋。或者教师可以通过手机 APP,方便地记录学生的课堂发言、作业亮点、行为表现、作品成果等过程性信息。

二是引入智能化的分析与诊断工具。平台应具备基础的数据分析功能,能够自动生成每个学生的个人成长图、班级的整体增值图,直观展示学生不同维度上的进步。通过简单的对比,可以系统诊断出学生的知识薄弱点和能力短板,为教师提供个性化辅导的建议。

三是探索乡村范围可探索的区域性数据共享与支持机制。由乡、镇教育部门牵头,建立区域内小规模学校的数据中心,为学校提供技术支持、数据托管和专业的增值模型分析服务。这不仅可以解决单体学校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还能通过区域内的数据对比,为教育决策提供更宏观的视野。

6 评价应用转向——从“评价结果”到“结果应用”

评价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增值性评价的结果必须深度嵌入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

一是服务于教师专业发展。增值结果应作为教师评价的核心依据之一,但不是用于惩罚,而是用于激励和发展。对于高增值的教师,应给予表彰和奖励,并总结推广其成功经验。对于增值不明显的教师,应由教研组或专业发展部门介入,通过听课、磨课、培训等方式,帮助其分析原因、改

进教学。

二是服务于学校管理改进。学校管理者应定期分析全校的增值数据,识别办学中的优势与不足。例如,如果发现全校在科学探究素养上增值普遍偏低,就应在课程设置、教研活动、资源投入上向该领域倾斜。

三是服务于家校社协同育人。学校应定期向家长反馈学生的增值报告,用详实的数据和案例,向家长展示孩子在学校取得的全面进步,而不仅仅是一张成绩单。这有助于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减轻育儿焦虑,增强对学校的信任和支持^[8]。

四是服务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教育行政部门应将区域内学校的增值表现作为衡量办学水平、核拨办学经费、评估校长绩效的重要参考。对持续产出高增值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应给予政策倾斜和资源奖励,形成正向激励循环。

7 结语

“双减”背景下,在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增值性评价,不仅是一次评价技术的革新,更是一场深刻的教育理念革命。本文构建的“四维一体”增值性评价机制,力图通过理念、指标、技术、应用的系统性创新,为乡村小规模学校量身打造一把能够公正衡量其价值、精准诊断其问题、有效激发其活力的“标尺”。这把新标尺,称量的不再是学生冷冰冰的分数,而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温暖的足迹和无限的可能。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让每一所乡村小规模学校都成为充满希望的田野,让每一个乡村孩子都能在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阳光下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 教育部 [引用日期2021-07-25].
- [2] 徐婧雯.“双减”背景下学生增值评价的探索:发展向度与可为路径[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23,12.
- [3] 赵丹.范先佐.郭清扬.乡村小规模学校教育质量提升——基于集群发展视角[J].教育研究.2019,(03).
- [4] 乡村小规模学校整体变革:动因、机理与实践进路[J].中国教育学刊.2021(08).
- [5] 马晓强.彭文蓉.[英]萨丽托马斯学校效能的增值评价[J].对河北省保定市普通高中学的实证研究[J].教育研究,2006,(10).
- [6] 陈柏宇;董静.“双减”背景下增值性评价的实施意义与策略[J].教育科学论坛,2022,(32):76-80.
- [7] 董圣足.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双减”才能真落地,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1-09-14/doc-iktzscyx4052742.shtml>
- [8] 陈柏宇;董静.“双减”背景下增值性评价的实施意义与策略[J].教育科学论坛.2022,(32).